



沈从文 等◎著 卓文◎主编

允许我让你幸福到 热泪盈眶

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都在谈一种恋爱，
幸福的眼角流淌着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欢喜雨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允许我让你幸福到 热泪盈眶

沈从文 等◎著 卓文◎主编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允许我让你幸福到热泪盈眶 / 沈从文等著 ; 卓文主编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4
ISBN 978-7-5104-6077-7

I. ①允… II. ①沈… ②卓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6543 号

允许我让你幸福到热泪盈眶

作 者: 沈从文等 著 卓文 主编

责任编辑: 丁 鼎

责任校对: 宣 慧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高 金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60 千字 印张: 7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077-7

定 价: 35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西山的月 / 沈从文	1
致张兆和 / 沈从文	7
致宋清如 / 朱生豪	15
致刘霓君 / 朱湘	21
致许广平 / 鲁迅	27
致杨之华 / 瞿秋白	33
爱 眉 / 徐志摩	39
致亡妻 / 朱自清	45
冬 天 / 朱自清	53

给亡妻 / 陆蠡	59
红 豆 / 陆蠡	69
窗 帘 / 陆蠡	73
春 野 / 陆蠡	77
笑 / 许地山	83
花香雾气中的梦 / 许地山	87
醍醐天女 / 许地山	93
别 话 / 许地山	103

爱的隔膜 / 柔石	109
别 / 柔石	117
听潮的故事 / 鲁彦	127
墓畔哀歌 / 石评梅	133
家庭教师 / 萧红	141
初恋的自白 / 胡也频	149
水样的春愁 / 郁达夫	159
她走了 / 梁遇春	169
莲花落 / 穆时英	175
夜 / 穆时英	183
公墓 / 穆时英	195

西山的月

沈从文

你笑时，是有种比清香还能沁人心脾的东西。

“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带在你臂上如戳记。”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，我的好人。

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，只起了一个势，我早惊乱得同一只听到弹弓弦子响中的小雀了。我是这样怕与你灵魂接触，因为你太美丽的了的缘故。

但这只小雀，它愿意常常在弓弦响声下惊惊惶惶乱窜，从惊乱中，它已找到更多的舒适快活了。

在青玉色的中天里，那些闪烁闪烁的星群，有你的眼睛存在：因你的眼睛也正是这样闪烁不定，且不要风吹。

在山谷中的溪涧里，那些清莹透明的出山泉，也有你的眼睛存在：你眼睛我记着比这水还清莹透明，流动不止。

我侥幸又见到你一度微笑了，是在那晚风为散放的盆莲旁边。这笑里有清香，我一点都不奇

怪，本来你笑时，是有种比清香还能沁人心脾的东西！

我见到你笑了，还找不出你的泪来。当我从一面篱笆前过身，见到那些嫩紫色牵牛花上负着的露珠，便想：倘若是她有什么不快事缠上了心，泪珠不是正同这露珠一样美丽，在凉月下会起虹彩吗？

我是那么想着，最后便把那朵牵牛花上的露珠用舌子舔干了。

“怎么这人哪，不将我泪珠穿起？”你必不会这样来怪我，我实在没有这种本领。我头发白得太多了，纵使我能，也找不到穿它的东西！

病渴的人，每日里身上疼痛，心中悲哀，你当真愿意不愿给渴了的人一点甘露喝？

这如像做好事的善人一样，可怜路人的渴涸，济以茶汤，恩惠将附在这路人心中，做好事的人将蒙福至于永远。

我日里要做工，没有空闲。在夜里得了休息时，便沿着山涧去找你。我不怕虎狼，也不怕伸着两把钳子来吓我的蝎子，只想在月下见你一面。

碰到许多打起小小火把夜游的萤火，问它：“朋友朋友，你曾见过一个人吗？”

“你找寻的那个人是个什么样子呢？”

我指那些闪闪烁烁的群星，“哪，这是眼睛。”

我指那些飘忽白云，“哪，这是衣裳。”

我要它静心去听那些涧泉和音，“哪，她声音同这一样。”

我末了把刚从花园内摘来那朵粉红玫瑰在它眼前晃了一下，“哪，这是脸。”

这些小东西，虽不知道什么叫作骄傲，还老老实实听我的话。

但当我问它听清白没有，只把头摇了摇就想跑。

“怎么，究竟见不见到呢？”——我赶着追问。

“我这灯笼照我自己全身还不够！先生，放我吧。不然，我又要绊倒在那些不忠厚的蜘蛛设就的圈套里……虽然它也不能奈何我，但我不愿意同它麻烦。先生，你还是问别个吧，再扯着我会赶不上它们了。”——它跑去了。

我行步迟钝，不能同它们一起遍山遍野去找你——但凡是山上有月色流注到的地方，我都到了，不见你的踪迹。

回过头去，听那边山下有歌声飘扬过来，这歌声，出于日光只能在垣外徘徊的狱中。我跑去为他们祝福：

你那些强健无知的公绵羊啊！

神给了你强健却吝了知识：

每日和平守分地咀嚼主人给你们的窝窝头，

疾病与忧愁永不凭附于身；

你们是有福了——阿们！

你那些懦弱无知的母绵羊啊！

神给了你温柔却吝了知识：

每日和平守分地咀嚼主人给你们的窝窝头，

失望与忧愁永不凭附于身；

你们也是有福了——阿们！

世界之霉一时侵不到你们身上，

你们但和平守分地生息在圈牢里：

能证明你主人的恩惠——

同时证明了你主人的富有；

你们都是有福了——阿们！

当我起身时，有两行眼泪挂在脸上。为别人流还是为自己流呢？我自己还要问他人。但这时，除了中天那轮凉月外，没有能做证明的人。

我要在你眼波中去洗我的手，摩到你的眼睛，太冷了。

倘若你的眼睛真是这样冷，在你鉴照下，有个人的心会结成冰。

这也是我游香山时找得的一篇文章，找得的地方是半山亭。似乎是什么人遗落忘记的稿子。文章虽不及古文高雅，但半夜里能一个人跑上半山亭来望月，本身已就是个妙人了。

当我刚发见这稿子，念过前几段时，心想，不知是谁个女人来消受他这郁闷的热情，未免起了点妒羨心。到末了使我了然，因最后一行写的是“待人承领的爱”，这六个字令我失望，故把它圈掉了。为保存原文起见，乃在这里声明一句。

若有某个人能切实证明这招贴文章是寄她的，只要把地点告知，我也愿把原稿寄她，左右留在我身边也是无用东西。至于我，不经过别人许可，就在这里把别人文章发表了，不合理的地方，特在此致一声歉。不过，想来既然是招贴类文章，擅自发表出来，也不算十分无道德心吧。

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作

致张兆和

沈从文

我在温习你的一切。

三三：

船在慢慢地上滩，我背船坐在被盖里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。这样坐下写信，并不吃力，你放心。这时已经三点钟，还可以走两个钟头。应停泊在什么地方，照俗谚说“行船莫算，打架莫看”，我不过问。大约可再走廿里，应歇下时，船就泊到小村边去，可保平安无事。

船泊定后，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。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德长堤那张画不？那张窄的长的。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，我画得出它的轮廓，但声音、颜色、光，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。你实在应来这小河里看看，你看过一次，所得的，也许比我还多，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，一到这船上，便无不朗然入目了。这种时节，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，水则透明如无物，小船用两个人拉着，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。

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。我问他：“姓什么？”“姓刘。”“在这河里划了几年船？”“我今年五十三，十六岁就划船。”来，三三，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。这人厉害得很，四百里的河道，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，他无不明明白白。他知道这河里有多少滩、多少潭。看那样子，若许我来形容形容，他还可以说知道这河中有多少石头！是的，凡是较大的知名的石头，他无一不知！水手一共是三个，除了舵手在后面管舵管蓬管纤索的伸缩，前面舱板有两个人。其中一个是小孩子，一个是大人。两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，就撑急水篙，左边右边下篙，把钢钻打得水中石头作出好听的声音；到长潭时，则荡桨，躬起个腰推扳长桨，把水弄得“哗哗”的，声音也很幽静温柔；到急水滩时，则两人背了纤索，把船拉去，水急了些，吃力时就伏在石滩上，手足并用地爬行上去。船是只新船，油得黄黄的，干净得可以作为教堂的神龛。

我卧的地方较低一些，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的声音。前舱用板隔断，故我可以不被风吹。我坐的是后面，凡为船后的天、地、水，我全可以看到。我就这样一面看水，一面想你。我快乐，就想应当同你快乐，我闷，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。我同船老板吃饭，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。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，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。你说，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？天气又不是很好，并无太阳，天是灰灰的，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，皆裹在一层轻雾里，我又不能照相，也不宜画画。看看船走动时的情形，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，感谢天，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，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。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，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。不过，我离得你那么远，

文章如何写得下去。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，还不把下行的日子计算在内。你说，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？“我不能写文章，就写信。”我这么打算，我一定做到。我每天可以写四张，若写完四张，事情还不说完，我再写。这只手既然离开了你，也只有来折磨它了。

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。船现在正在上滩，有白浪在船旁奔驰，我不怕。船上除了寂寞，别的是无可怕的。我只怕寂寞。但这也可训练一下我自己。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，到你身边，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，我疏忽了你，使我疏忽的原因，便只是你待我太好，纵容了我。但你一生气，我即刻就不同了。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，用别离来训练我，我明白你如何在支配我，管领我！为了只想同你说话，我便钻进被盖中去，闭着眼睛。你瞧，这小船多好！你听，水声多优雅！你听，船那么“轧轧”响着，它在说话！它说：“两个人尽管说笑，不必担心那掌舵人。他的职务在看水，他忙着。”船真“轧轧”地响着。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？我不高兴！

梦里来赶我吧，我的船是黄的，船主名字叫作“童松柏”，桃源县人。尽管从梦里赶来，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，沿河的船虽千千万万，我的船你自然会认识的。这里地方，狗并不咬人，不必在梦里为狗吓醒！

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，下面太薄了点，上面太硬了点，故我不暖和，在旅馆已嫌不够，到了船上可更糟了。盖的那床被，大而不暖，不知为什么，独选着它陪我旅行。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，半斤腊肉，在船上吃饭很合适……莫说吃的吧，因为摇船歌又在我